

真情驿站
henqingyizhan

回忆母亲

□久安

今天跪在母亲的坟前,我还是不能接受她老人家已经离开我们10年的现实。走进故乡的院子,院落的布局、家具的陈列,仿佛都在告诉我,母亲出门走亲戚还没回来,或是出诊到别人家看病人去了,对母亲的记忆永远定格在了这里。

母亲是外祖父母唯一的孩子,她却生养了我们众多兄弟姊妹。女本柔弱、为母则刚,据村里老人讲,小时候母亲养育我们非常困难,时常后背背一个,怀里揣一个,吃饭时没法拿筷子,只能一个手拿着碗直接用口吞,她却从没有给我们说过她的艰苦。

母亲是敢于向传统习俗作斗争的人,那个时代重男轻女思想特别严重,没有儿子只有女儿就相当于绝后,被邻居称为“绝户头”。母亲用自己的汗水和努力,让年老的外祖

父母,过上了比当时一般有儿子的家庭更富足幸福的生活。母亲的孝道感动了乡邻,同时也深深地影响了她的每一个儿女。

母亲一生性格刚烈,从不向困难与邪恶势力低头,她虽为女儿身,却见不得有人受欺负。她做起事来总是雷厉风行,敢于担当,从不拖泥带水,村霸见了她总是溜着走,她这种性格可能源于外祖父母一直把她当儿子养。

母亲一生乐善好施,极爱救济穷人。她与父亲一起,在当时缺医少药的农村,用他们的医学知识,填补了村里缺医少药的空白。她一生和父亲救人无数,儿时的记忆里,家里时常少不了道谢的人群。她和父亲成了故乡方圆几十里的名医,特别是找他们看病的人,不管有钱没钱都能吃药看病,尽管账本订了厚厚的几十本,但

母亲和父亲从来不向人家要账。母亲是个全科医疗人员,60多岁时,眼花的母亲还可以用手摸着,轻松地为新生儿扎头皮针。发病去世前她还抢救一名乡镇医院束手无策的难产病人,使得母子平安。

母亲一生从不占别人便宜,总是教导我和姐姐、妹妹、弟弟,在单位做事一定要廉洁奉公,不能贪污受贿,要做一名公道清廉的公职人员。“没钱给我要,一定不要占便宜。”这是她常给我们说的一句话。母亲一生没有花过我一分钱,让我至今感到很愧疚。在母亲发病住院前,她还往我手里塞钱。她说:听你单位人说你很公道很廉洁,没让妈丢人。知道你工资低,给你发点补贴奖励奖励你。母亲的爱,总是满满的正能量。

母亲不是共产党员,但她总是告诫我要做善事,不要做

恶事,她常说的就是“积善之家必有余庆,积恶之家必有余孽”,母亲总告诫我不要贪图功名和利禄。在我遇到挫折时,常说“不做高官不被害,不享荣华不受惊”。母亲知道我的弱点与不足,有时候有点恨铁不成钢,但从不打骂我。她总像母鸡护小鸡一样护着我和其他姊妹,在她面前我总感觉自己很渺小,很惭愧。

母亲在我们村来说是弱者的保护伞,在我们方圆几十里她是心地善良、乐善好施、悬壶济世的一代名医。母亲对我们这个家来说是遮风挡雨的屋顶。

跪在母亲的坟前,我真的

好想对母亲说:“您生前我从未在您面前说过一句话‘娘,我爱你’,我和姐姐、妹妹、弟弟都真的好爱您。愿母亲安息,我们下辈子还愿意做您的孩子!”



老宅里的山楂树

□薛立全

在城里居住了大半生,对故乡的老宅仍念念不忘。老宅的小院里,栽植着果树、花草,修建着菜园,颇具田园情趣。老宅是收藏记忆的地方,这里的一切都显得弥足珍贵,在众多风物中,我对宅院里那棵饱经风霜的山楂树情有独钟。

这棵山楂树有一些来历。20世纪80年代初,老家的乡政府推行退耕还林,发动村民种植山楂树,树苗由乡政府免费提供。父亲在北山亲手栽下了山楂树,长了没几年,乡政府又号召改种苹果树,这棵山楂树便移栽到老宅的小院里。随着父亲的离世,这棵由他亲手栽植的山楂树被赋予了特殊的纪念意义,在家人的心目中占有重要位置。

山楂树移栽到宅院时,已有三四年的树龄,长出了四个枝杈,院子里的土层很厚,再加上母亲的精心管理,第二年就开花、结果,尽管数量少,但还是让宅院有了生机。

后来我结婚有了儿子,母亲不得不离开老宅到城里照看孙子,那些年老宅的大门常年上着锁头,宅院四周的树木越长越高,树冠越长越大,相互交织的枝杈,遮住了宅院中间的山楂树,

山楂树享受不到阳光雨露,枝叶没有了以往的



生机,叶片变得枯黄瘦小,几年之后,每到

春天,连少得可怜的山楂花也不见了,山楂树艰难地维系着生命。

岁月如梭,韶光易逝。随着赋闲离岗,清闲下来,就有了更浓厚的思乡情结,这个时候我有了回老家整修老宅、返乡居住的想法,既实现自己的田园生活梦,也为母亲营造晚年的安乐居所。

开春后,我把山楂树周围的土层挖开,施肥松土,在枝条发芽之前,买来消杀病菌孢子的合剂喷洒,长出叶片后,再多次施药。山楂树经过精心打理后,精神焕发了起来,多年停止生长的枝条向四周伸展,叶片也变得肥大而有光泽,枝头上一簇簇花朵拥挤着、依靠着,争相展示灿烂的笑脸,山楂树树冠形似一把天然的巨伞,罩住了大半个宅院,洁白的山楂花像雪片一样盖满枝头,开得圣洁而热烈,宅院里散发着淡淡的清香。

每到夏季阳光充足的日子,我都要把藤椅和茶几

搬到山楂树下,在树荫下和母亲喝茶聊天,听母亲叙说陈年旧事,我也偶尔聊些当下的逸闻趣事,愉快消磨闲暇时光。

深秋季节,宅院里的山楂树又会变成红彤彤一片,一簇簇、一串串红山楂压弯枝头,随风摆动,一片喜人景象。靠近窗户的一根长长的新发枝条缀满了山楂果实,结得密密麻麻。

现在,老宅里的山楂树树龄已近40年,经过岁月的洗礼,主干已呈现出几处腐朽空洞,树皮破裂,满眼沧桑,但它仍依靠顽强的生命力为枝叶输送着养分,春夏花繁叶茂,秋天果实累累,岁岁年年,长盛不衰。

老宅里的山楂树,在我心中已经不是一棵普通的树木,它凝结着父辈的辛勤劳动,见证了家族几代人的成长,是一棵有情感寄托、有故事的纪念树,每次走近它,仿佛走进从前的岁月,思绪就会飘得很远很远……

我的青春,我的高考

□王益华

又到一年一度高考季,我不由得想起了37年前我的高考。往事历历,又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,仿佛还在昨天。我的梦想,我的渴望,在那个炎热的夏天里激情飞扬;我的青春,我的高考,在那个炎热的夏天里激情绽放。

我的高考考场就在就读的学校,那时考试时间是7月7、8、9日,比现在更热,更燥。考试7门,时间安排比现在更紧凑,更紧张。上午正常上课,下午同学三五成群,自己提前看看考场。晚上就在学校20多人的集体宿舍睡,没有风扇,更没有空调,蒸笼一般。为了降温,就到宿舍门口,接一盆自来水,从头浇到脚,也不怕感冒,也不感冒。吃过晚饭,躺在床上,同学们照样高谈阔论,丝毫没有考试前的紧张与不安。晚上10点多了,同学们仍意犹未尽,嘻嘻哈哈,作为团支书的我,提醒大家,明天还得考试,快点睡觉吧。

高考期间的吃饭,还是和平时一样,拿着碗,到学校食堂打饭、吃饭。早晨、晚上还是稀饭咸菜,连个鸡蛋也没有,更不用说水果和营养品了。中午奢侈一下,平时吃1毛一份的大锅菜,高考了破费一下,吃3毛一份的大锅菜和馒头,那时3毛一份的大

锅菜真香,居然还有几片肉。蹲在路边、树荫下、操场旁,吃得津津有味。同学们谈笑风生,其乐融融,说着趣闻轶事,谈着家长里短,没有丝毫紧张。吃过饭,有的同学就到自来水管接点凉水喝,居然也不拉肚子。考场里没有风扇,更没有空调,低矮潮湿的平房里,只能听到沙沙的书写声。

考试期间,家长基本没人来学校,到考试结束放假回家,有的家长根本不知道啥是高考。我爹是个教师,对高考很重视,也只是下午考试结束后,到学校看看,问问考试情况,口头鼓励一下。这让我许多同学羡慕不已,也让我心满意足了。

那个年代,就这样的条件,我也一样考上了山东医科大学,步入了医学神圣殿堂,从此和医学结缘。看看现在的条件,看看现在高考现状,想想过去的我们,是心酸,是无奈,是欣慰,是感慨……

我已年过半百,已行医32年,不忘初心,医路踟蹰前行。而如今头发稀,鬓如霜,皱纹显,但37年前高考情景仍历历在目。